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說卷二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　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論語集說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語集說十卷宋蔡節編節永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淳祐五年進表結銜稱朝散郎大府卿兼樞密右丞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學椽姜文龍跋即進書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者則各註本

語之下雜用衆説者則疊書姓名于末潤色以己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集或附己説於後則别曰節謂節自為説者謂之曰釋其互相發明之説則夾註其下其推闡旁意之説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説已行故大旨率從集註其閒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為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為攻擊害為反貽吾道之害諸之説知業此鄭汝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桴材（案此鄭元之說）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謂美色尚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揖讓之樂今乃至于齊國（案此亦鄭汝諧之說）五十以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鄉童子一章不作錯簡不志於穀謂三年不能至于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沒

階趨進謂進當作退雖疏食菜羮瓜祭謂瓜為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嗅而作謂嗅當作嘆按此徐積之說冉有退朝謂朝為從李氏至魯君之朝不恒其德一節謂别為一章曰令之或人何必然謂為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即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為一章按此鄭汝諧錢時二家之說太師摯適齊一章謂魯君荒于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摯一

章可備一說餘皆牽强穿鑿蓋朱子于註易
註詩誠不免有所遺議至于論語集註則平
生精力具在于斯其說較他家為確務與立
異反至于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過此數條
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終非胡炳文
等所可及焉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集說卷一

宋 蔡節 編

學而第一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說音悅樂音洛慍於問切

集曰子謂孔子也馮氏註學之為言效也習者重習也伊川程子曰如鳥乃學習之義時習者時時習之也說喜意也不亦乎者反辭也朋同類也自從也方所

也樂之義此說為發舒也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節謂人之於理有未之能知能行也必貴於學焉學則效夫已知已行者而求以盡此理也學矣而不習則我與理為二固無所得於已習矣而不時則功力有間斷雖得之必失之惟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浹洽貫通而油然自得矣有朋自遠方來學之信乎人也彼已相資講習相長其學益充

而其樂可勝既邪學以為己而已人而或不知之吾何慍焉人不知而不慍則學至而德成矣此所以為君子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弟好並去聲鮮上聲與平聲）

集曰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何氏註）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好猶欲也犯干犯也上謂在上

之人也鮮少也作亂謂為逆理敗常之事也未之有言必無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語辭孝弟順德也孝弟之人其心和順故少好犯上也既不好犯上則未有好作亂者也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而道自生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惟能於孝弟而用力焉則根本既立而仁之為道亦由是生生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與本晦菴朱氏南

軒張氏說　伊川程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節謂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乃仁之發見最先而至切者也故曰行仁自孝弟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令去聲鮮上聲

集曰巧好也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言如是之人少有仁者也蓋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偽日滋而本心之德亡矣本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切為去聲傳平聲

集曰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邢氏疏省察也為猶助之也謀計慮也友同志也交交際也心無不盡曰忠言無不實曰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謀人之事而忠與朋友交而信主於誠實也傳而習則所學在我矣龜山楊氏曰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所不足不敢不加勉也其自治如此可以見其學之切實矣本晦菴朱氏說建安游

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爾若學者則又不止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

集曰道猶治也包氏註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節省約也用國用也使猶役也時謂農隙之時本晦菴朱氏說節謂敬事而信敬者立事之本而信又所以成之也節用則不傷財知節用則又當知愛人蓋節用特愛人之

一事耳使民而不奪其時則力本者得以自盡國君果能行此五者亦足以治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上弟字上聲下弟字去聲

集曰弟子言爲弟爲子者邢氏疏孝所以事親故言入弟所以從兄故言出平仲劉氏謹者行有常也信者言有實也汎普也衆謂衆人親親之也仁謂仁者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晦菴朱氏入孝出弟謹行

信言又能汎愛而親仁東溪劉氏曰汎愛則有容親仁則有別事親從兄修身待物之道在是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氏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言當以是數者為先務而以其餘暇之力學文也節謂此章教人以修行學文本末不遺要識夫先後之序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曰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邢氏疏節謂

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而為之改容更貌也力無所不盡之謂竭致猶委也謂不有其身也誠於好賢孝於事親忠於事君不欺於朋友四者人道之先務也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者蓋以學當務其本也武夷吴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抑揚大過流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主者心之所主也無毋通與勿皆禁止之辭如猶若也無友不如己者謂與勝己者處也過失也憚畏難也本晦菴朱氏說節謂學以厚重為先不厚重則不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學以忠信為主不忠信則言之與行皆無其實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改過所以從善過而或憚於改則善無自而生矣藍田呂氏日自治不勇則惡日長外厚重而內忠信又能擇交而善補過此

則君子為學之實功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節釋曰死者人之終也遠者其歲月久也敬以持之之謂慎思以及之之謂追於其終者而謹之於其遠者而追之此民德所以歸於厚也伊川程子曰喪盡禮祭盡誠謹終追遠之大者東坡蘇氏曰畧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三之與之與字竝平聲餘上聲

集曰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皆孔子弟子鄭氏註抑反語辭與其諸皆語辭

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夫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子禽疑而問之子貢謂夫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時君自與之與子貢言夫子之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

非若他人求而得之也其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姑借夫求字以明夫子之本不求爾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說　南軒張氏曰時君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問以政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卒不能以政授之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節釋曰志謂心之所尚也行謂行事之實也父在子不得而自為故以觀志言父沒子可得而自為

故以觀行言若謂父沒之後可得自為而於父之道率意以改之則未免有死其親之心矣是豈得為孝乎三年云者此即居喪時言也知三年無改之可謂孝則終身之無改者其為孝可知矣此章言父之道則在所不當改爾如其非道亦在乎改之而已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晦菴朱氏

勉齋黃

氏曰仁曰心之德禮曰天理之節文義曰心之制此言其體也仁曰愛之理禮曰人事之儀則義曰事之宜此言其用也節謂此章專論禮之用禮之體雖近於嚴而其用則貴於和和者順乎自然而無勉強矯拂之謂也故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之事由之謂其無不可行也然復有所不行者徒知和之可貴而一於和不能以禮節之則和而失之於流所以亦不可行也蓋禮一於嚴則病於拘而不可行一於和則病於肆而亦不可行唯嚴而和和而

節不失禮之全體斯可行而無弊矣以禮節之一語不無小病讀者詳之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上聲遠去聲

集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晦菴朱氏節謂言固欲其信然不度其事之宜則言有不可復者矣行固欲其恭然或失乎禮之節則適足以召恥辱矣惟信能近義而後言

可復恭能近禮而後遠恥辱也義者所以全其信也禮者所以成其恭也因者承上文而言親猶近也亦者未深許之辭夫人之行事能盡合於禮義者上也因恭信而不失其親近於禮義焉則亦可宗尚矣伊川程子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節釋曰食飲食也居居處也敏速也謂汲汲也慎

言謂言謹而不放也就從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有道謂能盡此理也正者正吾之偏也食欲飽居欲安人之情也有志於學者則不以口體為念也行常病於不足敏於事者能勉其所不足也言常病於有餘謹於言者不盡其所有餘也然猶未敢自以為是必就有道之人而正焉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藍田呂氏曰不志於奉養學所以專不苟於言行學所以實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樂音洛好去聲磋七多切謂與之與平聲

集曰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可也者言僅可而未盡善也未若云者言未及乎此也往者所已言也来者所未言也貧者不足故易諂富者有餘故易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固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

無所溺而能自守矣然猶未知貧富之為外物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此則超乎貧富之外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衛風淇澳之詩也言治骨角者既切之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復磨之治之之工不已而益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無窮學之不可以遽已因引切磋琢磨之詩以明之也本晦菴朱氏說　南軒張氏曰安於無諂無驕而不

知進學固不足貴而所謂無謟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居富而有一毫自恃之心皆謟與驕也此病未除而遽曰能樂與好禮未之見也必無謟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節謂無謟無驕之未若樂與好禮此夫子之告往者也因未若樂與好禮之言而悟切磋琢磨之旨此子貢之知來者也子貢之可與言詩者以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集曰患猶病也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

己知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莫之能辨故以為患也河南尹氏節謂人不知己於己無損己不知人則有損無益矣

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

集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夫人也德之為言得也先得夫人心同然之理而不失者也譬喻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人心歸之亦猶北辰居其所衆

星環而共之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集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晦菴朱氏）節謂三百篇之詩雖有美刺之不同然皆出乎情性之正也夫子以思無邪一言而盡蓋三百篇之旨可謂深探詩人之心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去聲）

集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一之也免苟免於罪也恥愧恥也德謂人心固有之善禮謂制度品節也本朱氏晦菴說節謂格正也道之以政矣而又有刑以齊之則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非有所恥而自不為惡也道之以德矣而又有禮以齊之則民不但恥為不善且能以善而正其身矣朱氏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本末雖不可以偏廢然刑政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

特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集曰古者十五入大學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立者卓然有所立也不惑者見之之明而無所疑也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是所謂天命也窮理盡性所以知天命也耳順者聲入心通也從隨也踰越也矩法度

之器所以為方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謂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越於法度也本朱氏晦菴說節謂自十有五而志于學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既學矣加以十五年持守之功則其學之所至卓然而能有所立矣既立矣加以十年探索之功則所見明徹無所滯礙而事事物物之理莫不洞然於胸中矣又十年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知天之所命者矣此則知之至也又十年則聲入于耳心無不

通所謂不思而得者也又十年則心與理一動皆天則所謂不勉而中者也學而至此此聖人之德所以為至也節謂聖人固天縱之聖而亦未嘗不學其終身進德之功皆自十五志學中來必十五年十年十年而一進者非姑為是辭也亦其學力所到至是可以自信爾反覆玩味此章則知聖人之為學不終其身不詣其極不止也學者苟能深體而篤行之優游涵泳不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半途而畫庶乎其得之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集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懿謚也樊遲姓樊名須字子遲孔子弟子無違無違於禮也御為孔子御車也註疏生事葬祭事親之禮始終具矣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遵於禮而不苟此所謂無違也孔子荅孟懿子之問以是懿子不能復問恐其或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是時三家僭禮亦因以警之也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

三家而發晦菴朱氏致堂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集曰孟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疾病也馬氏

註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為孝乎晦菴朱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切

集曰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弟子孔氏註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世俗事親能養足矣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言何以別所以深明事親之不可不敬也養而能敬斯為孝矣本晦菴朱氏致堂胡氏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饌七戀切

集曰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則也色禮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矣蓋非愛敬之至和順積中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爾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未足以為孝馬氏註南軒張氏成都范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省息井切

集曰回姓顔名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孔氏註不違者

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也晦菴朱氏顔子以上知之資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黙識不復問辨若愚而無所知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而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明則是顔子本不愚也致堂胡氏說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切廋所留切

集曰以為也所為之事也由從也所從之道也安止也心之所止也察其所安者驗之以久也馬何也廋匿也本伊川程子說孔氏註節謂行事有善惡處心有誠偽而道有君子小人一事之或善未足以見其人也抑未知其所從之道果君子邪所為者善矣而所從者或非君子之道則亦偶中於善爾所從之道果君子矣又未知其心能久而安之否邪至於久而安之則誠而非偽也其為君子也信矣觀

審於視察又詳於觀參而驗之則人之善惡不逃乎我之所見矣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集曰時習之謂温邢氏疏節謂故者所已得也新者所未得也惟能無忘其所已得而又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為學之功進進而不已矣夫如是而所學在我其應不窮故曰可以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集曰器者物象之名
邢氏疏謂之器則拘於一物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節釋曰先行者行之於未言之前其言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成都范氏謂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毗至切

集曰周普徧也比偏黨也晦菴朱氏又曰周比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所謂比也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

南軒張氏說本

又曰論語一書載君子小人之行事多矣聖人每對舉而互言之其判然若黒白者是固不難

辨也然至於周比和同泰驕之屬雖近似而實相反乃其隱微而難察者聖人指以示學者欲其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特在乎毫釐之間耳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集曰罔無知也殆危也註疏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南軒張氏節謂徒學而不思則莫知所發明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得矣故曰罔徒思而不學則莫知

所依據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安矣故曰殆學與思相為表裏要不可以偏廢也揚子曰學以聚之思以精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集曰攻者攻擊之攻闕林氏溺於偏識暗於正理皆所謂異端上蔡謝氏節謂君子在明吾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則異端自熄不此之務而徒與之角斯為吾之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集曰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誨猶教也孔氏

註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況由此而求之則其不知者亦終將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若強以不知為知則是終身不知而已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集曰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干求也

鄭氏註祿仕者之奉也晦菴朱氏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藍田呂氏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伊川程子

橫渠張子曰歸罪為尤罪己為悔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

聞見者所以為言行之資也然聞見之不多則孤

陋單淺而無所參驗疑殆之不闕則冐昧茍且而無所據依聞見多矣疑殆闕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或有所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者矣夫自多聞見而闕疑殆而又慎言慎行其餘焉多聞見者學之博也闕疑殆者擇之精也謹言行者守之約也此則寡悔尤之道也君子修其在我而已豈以是為干禄之具哉然言行純至而禄自從之言在其中矣本為此

而反得彼之辭也子張學干禄故夫子告之以求諸己也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禄者夫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本朱氏南軒張氏說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集曰哀公魯君名蔣哀謚也包氏註舉謂舉而用之也錯捨置也諸衆也枉不直也晦菴朱氏節謂哀公何為則民服之問孔子告之以民心之從違特視上

之舉錯何如耳好直而惡枉人心之正也舉錯當乎人心則民服矣舉錯不當乎人心則民何自而服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曰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康謚也孔氏註勸有奬勵意自上涖下曰臨莊謂容貌端嚴慈猶愛也莊以涖之則民敬於己龜山楊氏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孝慈以

先之則民忠於己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舉孝慈之心加諸彼使斯民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其有不忠於上者乎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集曰奚何也邢氏疏周書君陳篇曰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孝於親必能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理而已孔子引書之辭言是乃為政之道何必居位始為為政乎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故孔子以此告之本朱晦菴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切軏音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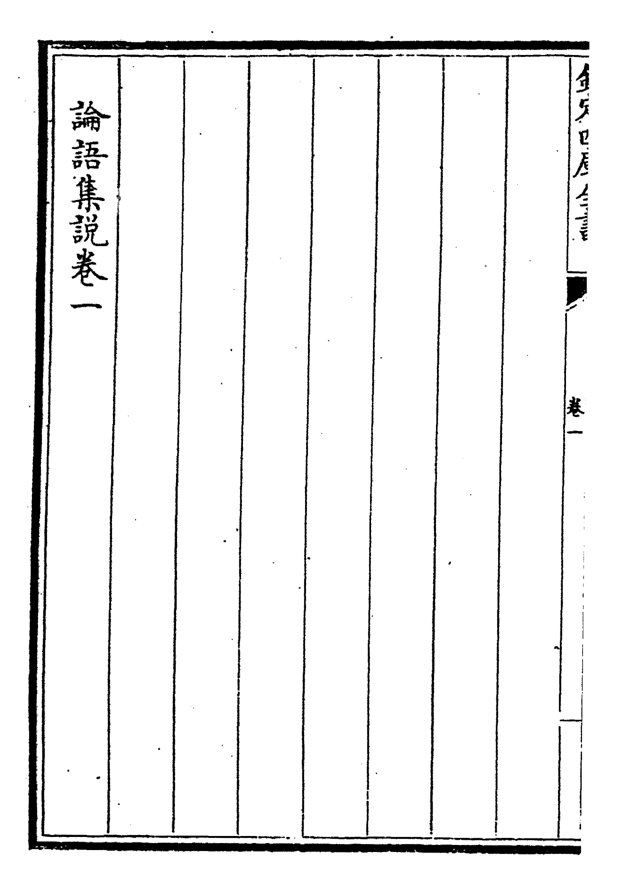
集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邢氏疏輗軏車待以行者也河東侯氏車無輗軏則無以引重而至遠人而無信其不可行亦猶是也龜山楊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集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因仍也損者損其太過也益者益其不及也繼紹也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即往推来由今而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本晦菴朱氏說致堂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来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集曰諂求媚也勇剛决也鬼非所當祭而祭之則是諂而徼福也龜山楊氏曰非享親報本皆祭非其鬼也見義所當為而不為則是勇之不足也晦菴朱氏白石錢氏



論語集說卷一

論語集說卷二

宋 蔡節 編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集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邢氏曰季桓子也佾舞列也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

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也（晦菴朱氏　上蔡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忍為乎　南軒張氏曰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切相去聲辟必益切）

集曰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奚何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

雍詩之辭邢氏疏節謂天子祭於宗廟諸侯入而助祭故歌是詩以徹所以紀實也今三家大夫也僭而用之無其事而歌其詩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又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伊川程子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雖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南軒張氏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放上聲易去聲

集曰林放魯人鄭氏註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哀戚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雖不

可以本而糜文然文之勝則又反失其本矣周衰世方惟文之徇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奢易則失中而過於文儉戚雖亦未得中而儉則物之質戚則心之誠也以是推之而禮之本可識矣言禮而又言喪使之深體其本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古無字通用

集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包氏註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言其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 與平聲）

集曰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孔子弟子旅祭名泰山山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泰山在魯封内故魯得祭之季氏祭之僭也（註疏）冉有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欲季氏知其

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本晦菴朱氏河東侯氏說

成都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集曰君子恭敬退遜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音脫

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觶之豉切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讓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為君子之道矣晦菴朱氏　藍田呂氏曰古之射禮勝飲不勝勝者之爭爭於辭爵不勝者之爭爭於自下故揖遜而升相為讓而已下而飲非謂下堂止謂自貶下而自飲執弛弓說決拾皆自貶下之義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倩七練切盼普莧切絢呼縣切繪胡對切

集曰上三句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倩盼蓋婦人之有美質者言有此美質又加以文飾亦猶繪畫者因素地而施以采色也子夏疑其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後素言繪畫之

事後素功也禮後乎言禮以忠信為質必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善於發明聖人言外之意矣商之可與言詩者以此本晦菴朱氏說

又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上蔡謝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集曰杞宋二國名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謂故老之賢者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切）

集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氏曰先儒以禘為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

未毁廟之主祫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為得之　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吾身出於父父出於祖祖出於始祖始祖出於厥初受命之祖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盡矣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朱氏曰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自灌而往孔子不欲觀者蓋以魯

祭非禮矣至此而君臣之間誠意懈怠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為此歎云本朱氏晦菴說

又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於魯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上蔡謝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曰禮不王則不禘魯之有禘非禮也孔子為魯諱故以不知答之然又謂知其說者其於治天下若指掌之易明蓋亦曰名分正則天下有不難治者矣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也本伊川程子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集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夫子祭祀之

誠意吾不與祭如不祭此乃記夫子之言以明上文之意祭如在者凡祭未嘗不致其如在之誠所謂祭神則如神在也夫祭以誠為主至若有故使人攝事不獲親與其祭焉則其心闕然直若未嘗祭爾

晦菴朱氏勉齋黄氏槃山黄氏成都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物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集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奥奥室神之主也竈者五祀之一禱者祈福於神也時俗之語以奥雖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則當時用事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奥以迎尸也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夫子夫子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之蓋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奥竈

所能禱而免乎言非特不當媚於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成都范氏晦菴朱氏　藍田呂氏曰奧以況人君竈以況執政當時諸國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彌子云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意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居陷切郁於六切

集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晦菴朱氏言周監二代酌其宜而損益之其文不可有加矣故聖人欲從周然使聖人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若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南軒張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切

集曰大廟魯周公廟孰誰也鄹魯邑孔子父叔梁紇嘗為鄹邑大夫故謂孔子為鄹人之子也邢氏疏

節謂孔子於禮固無不知然初仕魯時入大廟而助祭其於名物之辨雖已知之而或未之見也故問之至若行禮之際亦必問而後從事皆所以敬其事也或人以為不知禮孔子故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集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力有彊弱不同等也周衰禮廢復尚貫革非古之道矣故夫子嘆之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去起呂切告古篤切餼許氣切

集曰告告居號切也朔月一日也牲生曰餼愛猶惜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蓋禀命於君親禮之大者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子貢以告朔之禮廢而餼羊徒存故欲去之孔子以為羊存則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苟去之則禮因而亡矣賜也知愛一羊而不知禮

之存爲可愛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檗山黄氏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曰定公魯君名宋定謚也邢氏疏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是乃君臣之道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集曰關雎詩國風周南首篇名邢氏疏淫者樂之過也傷者哀之過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樂雖盛而不至於淫其憂雖深而不至於傷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

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至於淫哀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不淫哀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曰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戰栗恐懼貌成者事之已成者也遂者事之已行者也往者

事之已往者也三代之社不同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而以名其社周禮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社與其野曰使民戰栗一句此曰字乃宰我臆度周人立社之本意言周人所以用栗者蓋曰使民戰栗也意者宰我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夫子以其不知而妄對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之既出不可追救故歷言事已成不可復說矣事已遂不可復諫矣事既往不可復咎矣

欲使之謹其後爾本邢氏疏晦菴朱氏說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於虔切好去聲坫丁念切

集曰管仲姓管名夷吾字仲齊大夫邢氏疏器小者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也上蔡謝氏曰孔子之意直以管

仲為不可大受也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民受其賜其功亦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而行國政豈直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其一己之欲而已曾不知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與反坫於汝何加焉其可鄙賤猶兒女子得意於衣服衾裹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　東坡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為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稱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管仲相威公雖能合諸侯正天下不過霸業之盛而已非若王者之佐其規模宏遠也故管仲死威公薨五公子爭立而天下不復宗齊矣

儉約也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邦君國君也屏

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内外也兩君兩國之君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二者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犯禮奢而犯禮皆器小易盈之意器大則無此矣孔子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亦可見矣朱氏晦菴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皦吉了切

集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以成言樂以之而成也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髙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而又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

可也故曰鐸如也以成時音樂廢闕故孔子語之以此晦菴朱氏

以上蔡謝氏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切從喪並去聲

集曰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也斯此地也封人自言賢者至此未嘗不得見之也從者弟子也見之謂通

使得見也喪謂失位去國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封人謂夫子之失位非所患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兹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之振斯文以覺天下與來世其位雖喪而其道蓋不喪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本註 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說 節謂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

之攸屬斯文之有所托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曰韶武皆樂名韶舜樂武武王樂孔氏註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古者功成作樂所以象成一代之治也舜以治而繼治武王易亂而為治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以揖遜武王以征誅而其實有不同者夫征誅豈聖人所欲哉所遇之時然爾味成湯予有慙德之言此韶之所以為盡

善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上蔡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所遇之時不同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集曰居上以寬為本晦菴朱氏曰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不如是則本不立矣吾何以觀之乎上蔡謝氏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焉於虔切知去聲

集曰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擇猶卜度也知是非之謂知所居之里以仁人為美茍不擇仁人之里而處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是焉得為知乎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集曰久猶長也約窮約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處約則必濫長處樂則必淫矣仁者則能安仁知

者則能利仁安仁者其心純一而無適不然利仁者知仁之為美勉而為之者也成都范氏曰知其善而為之曰利雖其淺深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易矣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上蔡謝氏曰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見道不惑知夫仁之為美利而行之也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並去聲

集曰唯之為言獨也晦菴朱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

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好惡一出於正所以能好惡人也本建安游氏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集曰苟誠也孔氏註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晦菴朱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惡之惡去聲惡乎之惡平聲造七到切沛音貝

集曰其道謂所以得富貴貧賤之道也富貴固人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欲不處貧賤固人所惡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惡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

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朱氏曰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永嘉何氏曰無終食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君子無時無處之或違乎仁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好惡並去聲

集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真知夫仁之可好而其好不能移也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者則其所以為仁必能絶去不仁之事不使有及於其身蓋知惡之則知遠之也此皆篤志於為仁者故難得而見之於仁矣乎之乎疑辭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一日之間果能用力於仁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為仁由己欲之則在志之所至氣必

至馬亦奚病於力不足哉蓋有之矣謂亦有用力於仁者但我偶未之見爾南軒張氏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抑揚所以望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節釋曰黨謂黨於人也言人之過也各於其所黨處見之大抵仁者之過近於厚而已觀其所謂過

斯知其所謂仁矣劉侍讀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是過也然管叔兄也昭公君也是乃所以為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陟遥切

集曰道者人所當行之理聞道者實有得於此理也此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茍得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雖朝聞夕死可也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説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曰士學者之稱惡麤惡也議謂議道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則心役乎外而無得於内矣何足與議哉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切比必二切

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比親也上蔡謝氏節謂君子非有心於可也義之所可則可之非有心於不可也義之所不可則不可之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

曷嘗有適莫於其間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節釋曰懷者思念也君子樂善故其所思則以躬行為事也小人苟安其思在於田里而已君子惡不善故其所思則以法律自繩也小人務得其思在於惠利而已此言君子小人之志趣殊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集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也欲利於己必害於

人依利而行所以多怨也孔氏註伊川程子景迂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之彼亦宜之故無所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於彼不勝怨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晦菴朱氏曰此當分為三句中句至國字為絶

集曰讓者禮之實也朱氏何有者言不難也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孔氏註節謂能以禮之實為國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之實為國且不能用禮矣而況於為國乎朱氏曰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至於辭遜之心乃禮意

之實而人則鮮能之故夫子云爾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集曰位爵位也立者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可知者實之在己者也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為可知之實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本伊川程子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金切唯上聲

集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所云吾道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心渾然一理無所不該其於應事接物之際雖曰理各有所止然而衆理本一理也以曾子自得之深故告之以此曾子心領神會而直應之曰唯至答門人之問則即忠恕以明之蓋自其盡己之心而言之則謂之忠自其即己之心以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忠為體恕為用用之周

乎物即是體之流行者也此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捨忠恕之外他無足以發明一貫之旨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曰喻謂深曉其趣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義與利之喻君子小人所以別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省悉井切

集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晦菴朱氏節謂人之善惡雖不同無不因之以反諸己者自修之道當如此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平聲

節釋曰幾微也事父母幾諫言父母有過人子之進言貴於婉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言人子於親之未從當加誠敬而不違其幾諫之初心也勞而不怨言不倦於諫用力雖勞而又不敢怨也所以

如此者終期納親於善而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曰遊去其家而他之也方謂東西南北之方也

子於父母形體雖異而心則相屬不遠遊者不遠去其親也遊必有方者慮其親之求已也以己之心體父母之心斯可謂孝矣白石錢氏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集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矣致堂胡氏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節釋曰知猶記憶也懼恐怖也人未有不知其親之年者曰不可不知欲其加察也蓋壽考固可喜而衰老亦可懼人子愛日之心自有不可忘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集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躬謂躬行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

晦菴朱氏 成都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也

是以輕言之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集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凡事能約則其失鮮矣本上蔡謝氏說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集曰訥遲鈍也包氏註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上蔡謝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曰孤猶獨也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晦菴朱氏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切疏平聲

集曰數煩數也伊川程子辱恥也疏遠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為臣者君有過則當力諫諫之不從則當去為友者人有過則當忠告告之不可則當止若或至於煩數則言者輕而聽者厭能無取辱而取疏乎致堂胡氏說

論語集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說卷三 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　俟

論語集說卷三

宋 蔡節 編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八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妻並去聲縲力追切絏息列切

集曰公冶長姓公冶名長南容名縚又名适氏南宫字子容謚敬叔皆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

縲黒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黒索拘攣罪人

不廢言必見用也註疏節謂子謂公冶長可妻必

其行之足取也雖嘗在縲絏之中而非其罪特

無妄之災爾南容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亦

其謹於言行者也上蔡謝氏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所以不廢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故免於刑戮故夫子皆有取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切

集曰子賤姓宓名不齊孔子弟子孔氏註　斯此也上斯此人也下斯此德也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夫子既稱其為君子又言若魯無君子者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晦菴朱氏　武夷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切

集曰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

器包氏註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不若不器之周也

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聖人之言抑揚高下所以奬其已至而勉其未至也本南軒張氏河南尹氏說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並於虔切

集曰雍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馬氏註佞口才也禦猶當也謂應荅也給捷給也憎惡也仲弓重

厚簡默或人之問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時人以佞為賢而不知佞與仁實相反夫子謂何所用佞乎佞人但以口辯捷給禦人而無誠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不知其仁此言仲弓也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仲弓雖賢未及乎此故曰不知也再曰焉用佞所以深曉或人無所事乎佞也學者而知夫子未許仲弓以仁則致知力行終吾身而後已可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集曰漆雕姓開名子若其字也孔子弟子仕仕於朝也孔氏註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晦菴朱氏開之學他無所考夫子使之仕亦以其可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一豪有不足於中不敢以自許也其篤志之學為如何哉故子說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

集曰乘駕也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桴竹木所編小栰也浮汎也無所取材言無所取於桴材也註疏節

謂浮海之歎以道不行而託為是言子路平日勇於有為故夫子有從我者其由與之語子路聞之而喜夫子言由之好勇殆有甚於我者然桴材無所取何由而可往乎欲子路省託辭之旨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朝直遥切

集曰赤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孔子弟子千乘諸侯之國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註疏左氏傳曰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宰邑長家臣之通號晦菴朱氏節謂朝朝廷也與賔客言行人之

官也夫可使治賦為宰與賔客言此三子之所能也以顔子之賢夫子僅許以三月不違仁三子猶未及乎此也故因武伯之問各舉其所能者告之而仁則皆曰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女並音汝

集曰孰誰也愈猶勝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

二者一之對吾與之與許也夫子以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何如子貢知回之不可企及而諭之以此夫子亦許其自知之明曰弗如也者蓋述子貢之言也吾與女弗如也者乃所以深然之也又曰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雖上知之資亦學力所至也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雖中人以上之資而學力猶未至也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此其驗矣本東溪劉氏致堂胡氏說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

子與何誅朽許久切杇音汙與平聲

集曰晝寢謂當晝而寢也晦菴朱氏朽腐也雕刻畫也包氏註杇鏝也王氏註與語辭誅責也邢氏疏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當晝而寢自棄孰甚焉夫子謂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譬如朽腐之木糞土之牆雖欲加之雕琢杇鏝終無以受之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本成都范氏致堂胡氏白石錢氏說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並去聲與平聲

集曰所謂改是者蓋欲改始者聽言信行之失而為今者聽言觀行之審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宰予行不逮言故言此以深警之且因以曉羣弟子使之謹於言而敏於行爾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馬於虔切

集曰申姓棖名孔子弟子邢氏疏剛堅彊不屈之意慾多嗜慾也晦菴朱氏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剛最人所難能者宜夫子嘆其未見也棖之為人烏知非悻悻自好者乎或者疑以為剛不知此其所以為慾也慾則不能剛矣本上蔡謝氏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節釋曰以非理相干之謂加成都范氏曰君子必其在己者而已其在人者不能必也己欲無加於人唯恕者能之欲人之無加於我雖聖人不能也故曰非子貢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節釋曰凡盛德之著見至理之發揮皆謂之文章此所謂文章則見於言辭者也理之具於吾心者

為性天道則此理自然之本體也夫子之文章形於平日之訓言者學者可得而聞之至於言性與天道有不可得而聞者蓋性與天道夫子未嘗輕以告人然非學者潛心之久亦未易以得之也子貢至是未之有聞所以發為是言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集曰恐懼也有所聞而行未之逮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汲汲於躬行可知　南軒張氏　若子路者

可謂能用其勇矣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成都范氏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集曰孔文子衛大夫姓孔名圉文美謚也孔氏註子貢疑孔文子不足以當此謚而不知所取各有義其善蓋不可沒而其不足者自不可揜矣東坡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妻孔姞其

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所以疑而問也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孔文子能好學下問亦人所難能者謚法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其得謚為文以此而已南軒張氏晦菴朱氏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孔氏註　恭莊肅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之類君子之道其目多矣子産有是四者而已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曰晏平仲齊大夫姓晏名嬰平謚也註周氏善謂克盡其道也註鄭氏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伊川程子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悦切知去聲

集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文謚也註包氏居

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晦菴朱氏當時以文仲為知所貴乎知者為其明是非之理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其昧於理孰大焉是焉得為知乎南軒張氏永嘉何氏曰奉一物如此其識陋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切乘去聲

集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已止也崔子姓崔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齊君莊公名光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晦菴朱氏

節謂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唯知有國不知有身此謂之忠可也文子亂邦不居潔身而去所至

違之若將浼焉此謂之清可也子張不知乎此而遽以仁為問故夫子止以忠清許之而不許之以仁夫仁者以心德之全體而言非二子之忠清所能盡也至若比干之忠伯夷之清斯可謂之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集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謚也鄭氏註

斯語辭晦菴朱氏天下之事有是非利害君子不能無擇也故有取於思焉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

起而反惑矣上蔡謝氏伊川程子朱氏曰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並去聲

集曰甯武子衛大夫姓甯名俞武謚也馬氏註棄左氏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

而武子周旋其間忠實一心不顧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晦菴朱氏　勉齋黃氏曰左氏傳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夏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並平聲斐音匪

集曰歸與歸與夫子在陳思歸之嘆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斐文貌裁裁定也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以不得夫中行之士所以有取於狂簡也晦菴朱氏夫子知道之終不行也欲傳之於書以詔來世方歴聘之時已付門人編次至是斐然而成章矣及反魯裁定之然後始為成書耳所謂删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是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集曰伯夷叔齊孤竹孤竹國名君之二子也孔氏註節謂念者不忘於心也舊惡謂人舊嘗有惡於我者也希罕少也念惡即是私心凝滯處私則有怨矣夷齊處心公清無所係累其於舊惡何念之有己不念則人亦不怨此怨之所以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切

集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求也醯醋也諸之也

註疏 順理之謂直有纖毫之枉則害於直矣 南軒張氏 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 伊川程子 節謂聖人之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亦且深致其意所以教人立心以直雖微而必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令去聲足將樹切

集曰足過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伊川程子 匿藏也巧言

令色足恭者此為謟也匿怨而友其人者此為詐也為謟為詐是皆可恥之甚也成都范氏左丘明恥之其為人誠實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與人為善之意又深戒學者使之務為誠實也本南軒張氏說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盍音合衣少並去聲

集曰侍侍於夫子也盍何不也願者志所欲也衣服之也裘皮服也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己之所能施謂施諸人勞謂勞役之事懷念也子路求仁者也故能克其私於衣服車馬之間而欲與朋友共之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善不矜己勞不加人蓋欲物我之靡間也夫子安仁者也老者則安之朋友則信之少者則懷之蓋欲無物而不得其所也子路之志僅能推之於朋友而已顏子平物我

之志視子路則又宏矣然亦有待於推也至吾夫子物各付物自然之施則無所事乎推矣本朱氏伊川程子南軒張氏說

又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孔顏之事可以漸致若慕髙逺而忽卑近則妄意躐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張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

集曰内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内自訟者為尤鮮能内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改之必矣晦菴朱氏節謂已矣乎者非決其辭以絶學者也嘆無其人而猶有以望之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好去聲

集曰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邢氏疏忠信質也此夫子以身教也夫子言人之生質固有無異於己者然特不如己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本伊川程子說節

謂夫子於生知則不自居於好學則不自遜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大音泰

集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寛洪簡重有君人之度也子桑伯子魯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簡者不煩之謂然猶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夫子謂其可者以其簡也夫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其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乎本晦菴朱氏說 伊川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

要直內存乎簡節謂仲弓因夫子之言而發明敬而簡則為疎畧

簡之說爾非論子桑伯子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並去聲亡與無同

集曰弟子門人也遷移也貳復也顔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其克己之功如此真可謂好學矣以其

年三十二而卒故云短命既曰今也則亡又曰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也伊川程子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晦菴朱子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程子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使衣并上為字去聲釜音父庾以主切

集曰子華公西赤之字也原思姓原名憲字思孔子弟子使為孔子使也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益增益也適往也乘駕也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孔子時為魯司寇以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蓋宰之禄也不言其量故不可考辭不受也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註疏晦菴朱氏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

使義也冉子乃為其母請粟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致堂胡氏曰冉子為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過矣故夫子非之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之貧乏者蓋亦莫非義也伊川程子　南軒張氏曰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切騂息營切舍上聲

集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東坡蘇氏犂雜色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舍棄也諸之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父雖不善不能廢其子之善言仲弓自當見用於世也註疏晦菴朱氏

又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

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成都范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三月不違者言其久也伊川程子日三月天道小變之節以其心常在仁內而為之主也日月至焉者言雖有時而至特其暫而不能久也以其心每在仁外而為之客也顏子於仁熟矣而猶曰三月不違未若聖人之純一無間也涵養悠久則

進乎是矣日月至者固與三月不違異矣然非有意於求仁亦未易以及此也由是而不已焉則進乎三月不違矣橫渠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内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並平聲

集曰果謂有決斷達謂通事理藝謂多才能晦菴朱氏

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致堂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夫子告之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伊川程子節謂此可見聖門有用之學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騫去乾切費音祕上為如字下為去聲汶音問

集曰閔子騫姓閔名損字子騫孔子弟子費季氏邑辭猶說也復我謂再來召我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

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晦菴朱氏

又曰學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在聖門居德行之科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奚啻土芥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此閔子所以必辨之於早也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二子本心哉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

爾然則閔子其賢乎上蔡謝氏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牖與久切夫音扶

集曰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孔子弟子牖所以納明處斯此也伯牛有不可愈之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而與之永訣無致疾之由而有斯疾故可以言命再言斯人而有斯疾者痛惜之甚也本註疏江都王氏說

又曰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聖人於顔冉之死獨歸之命所謂盡其道而死者也天台陳氏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節釋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陋狭隘也堪猶任也顔子心無私欲天理常存是以無入而不自得故雖簞瓢陋巷人所不堪亦不足以改其所樂也學者茍能用力於克己復禮焉則庶乎其知此味

矣

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悦女音汝

集曰畫止也孔氏註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謂行半途而足廢也南軒張氏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晦菴朱氏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肯為是之謂畫上蔡謝氏冉求而真知説夫子之道如口之説芻豢必將盡力以求之何病於力不足哉致堂胡氏今求非

力不足也自畫之爾藍田呂氏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女音汝

集曰儒學者之稱晦菴朱氏學以為己君子儒也學以為人小人儒也伊川程子子夏文學雖有餘意其眛夫遠者大者故夫子以是廣之與上蔡謝氏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切

集曰武城魯下邑焉耳乎皆語辭澹臺姓滅明名

子羽其字也孔氏包氏註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夫子以得人為問行不由徑則其動必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非公事不至偃室則其守必正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即二事而觀其正大之情可見矣非孔氏之徒孰能知而取之本晦菴朱氏說又曰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殿都甸切）

集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誇功曰伐軍後曰殿奔敗走也策鞭策也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此託辭也師奔而殿是難能也（晦菴朱氏曰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而且自揜其功其深自抑損如此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於孟之反有取焉者所以教門人也（邢氏疏南軒張氏）

又曰師勝而歸范文子先入而不敢先師敗而

奔孟之反後殿而自以為非敢後君子以功名為畏如此白石錢氏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切

集曰祝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晦菴朱氏節謂此言無鮀之口才而有朝之美色難乎免於當世蓋衰世好佞美色終不可以免禍而口才容或可免焉耳左氏傳魯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衛靈公使祝鮀從及臯鼬將長蔡於衛鮀言於萇弘萇弘悅告劉子乃長衛侯是鮀有口才也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而殺之速不進蒯聵奔宋是朝有美色也二子皆衛靈公時夫子斯言殆為衛國而發其實非不惡佞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節釋曰莫不也道不可須臾離也此章以戶喻道嘆人知由戶而不知由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府

巾切

集曰勝猶過之也野如野人謂鄙畧也史如史官

謂多文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包氏註廣韻文質雜半曰彬說文

曰彬古份字文質備也

節謂質勝於文則失之野文勝於質

則失之史唯文質相濟而不偏焉然後為成德之

君子龜山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

猶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文勝而

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

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集曰直者無邪曲也罔不直也人之生理本直罔則失其生理矣而猶生者幸而免也非得其正也

本伊川程子說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並去聲樂音洛

集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也樂者食之而飽也南軒張氏又曰好者用工之篤也至於樂則自得矣

節謂好深於知樂又深於好知而能好好而能樂

道斯在我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集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才也語告也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隨其才而篤焉中人以上語之以上可也中人以下若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故就其所及而語之使之

伊川程子

進於中然後可以語上也本南軒張氏横渠張子説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並去聲

集曰先難謂克己也伊川程子專用力於民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南軒張氏曰敬而不遠惑也遠而不敬忽也故貴乎敬而遠之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晦菴朱氏己私為其難張氏曰難莫難於克己而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斬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並去聲上二樂字五教切下一樂字音洛

集曰上兩樂字喜好也壽常久也知者達於理有若水之周流而以動為體仁者安於理有若山之定止而以靜為體動而所行無滯故樂靜而所主有常故壽動靜仁知之體也樂壽仁知之效也

本伊川程子說

南軒張氏曰知之體雖主乎動而其用各有所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雖主乎靜而其用本未嘗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互見體用一源非體仁知之深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節釋曰變謂更其化善其治也夫子之時齊彊而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夫子則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何邪蓋齊自威公霸政之後所急者功利王道無復存矣魯雖削也滋甚而猶秉周禮齊由功利之習而變之故其變而之道也難魯則秉禮之舊特修舉廢墜而已故其變而之道也易此齊一變所以僅至於魯而魯一變則能

至於先王之道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並古胡切

集曰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上觚語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

夫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有其名乎名存而實亡者衆故夫子因觚而發歎耳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東坡蘇氏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集曰逝往也陷謂陷入於井也孔氏註欺謂誑之以

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晦菴朱氏宰我之意

蓋曰仁者之志惟急於求仁而已患難有所不恤

也井者死地也厥或告之曰死地而有可為仁之

事其亦將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其

理而已矣河東侯氏故可逝可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

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有理存焉耳於此觀之

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節釋曰約謂收歛而有歸宿之意畔猶背也博文致其知也約禮謹於行也學文而不博固無以知事事物物之理既博矣不能約之於是禮之中則必至於汗漫而無操履之實矣唯博文而又約禮然後可以弗畔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切

集曰矢誓也否不也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也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欲見孔子而孔子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子路以夫子之見為辱故不說殊不知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南子禮所當然彼之不善我何與焉故夫子誓之曰予所否者天且厭棄之矣再言之者所以必子路之信己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集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常理（伊川程子）節謂至極也不可以有加也此章言中庸之德之至民鮮有能久行之者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施去聲夫音扶）

集曰博廣也仁則盡夫心徳之全聖則造其極也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者心有所不足也立謂立
其身也達謂達其道也方所也博施濟衆功用大
矣此何止從事於仁者能之必也聖人之事乎然
雖以堯舜之聖猶以博施濟衆為病伊川程子曰博施濟衆仁
者無窮意乃聖人之極功也　聖子貢乃疑其未足以盡仁故有是
問夫子既言博施濟衆之大有非賜之所能及程子
曰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
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

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若以吾治為已足即非聖人之心矣而又語之以仁焉仁者公天下以為心而無物我之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為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焉則可進於仁矣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朱氏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此仁之事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夫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

必欲此而後施之者則恕之事而仁之方也於此勉馬則有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矣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極功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集説卷三